

## 美《新闻周刊》文章《一个时代的结束》

说越南战争是美国过去一世纪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五月五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以往的美国，当总统宣布结束一场战争时，人们往往上街跳舞。福特上周在新奥尔良图兰大学的一个闷热的晚上讲了全美国渴望听到的下面这句话：总统说，“就美国而言”，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管美国在听到福特单方面宣布和平以后感到怎么样的松了一口气，但同时感到悲痛。虽然战争最后结束了，但是一个有创伤的时代是以美国丢脸的失败结束的，知道这一点始终会使人感到痛苦。

每一次战争都会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伤痕。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冲突比越南战争使美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分裂，给国家的心灵上留下那么多的可怕的形象，那就是内战。福特总统在图兰大学的讲话中竭力想使人们重新产生一种象征越战后的时代的自豪和自信。但是越南事件减少了美国对影响国外事态的信心，也减少了自己对付国内问题的信心。

十多年以来，越南改变着美国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场战争破坏了美国的经济，引起了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致在今后多年内没有一个政治家敢于许诺既有枪炮又有奶油。

越南战争对美国的最残酷的影响也许是它对美国青年一代的影响。它使数以千计的青年人逃出国外自我流亡。它使数以千计的人变成了激进分子——即使是暂时的，使街道上和学院内发生暴力骚乱。它使五万五千名美国人丧失生命。

一世纪来最悲惨的一章 这场战争是美国过去一世纪的历史上最

悲惨的一章，美国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解决它对越南造成的影响以及越南对美国造成的影响。美国人对自己的领导的信心实际上已被破坏，许多人相信，他们被自己的政府欺骗上当了。

越南给美国生活带来了无数的变化。黑人的造反已经使社会动摇了；越南加速了这个变化。从抗议和群众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叫做“反文化”的生活方式。有些表现稍纵即逝，但是有些表现则渗入青年人的灵魂中去了。对战争的抗议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行动，这最后牵涉到女

权、同性恋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其他每一个部分。

痛苦的回忆 越南战争也搞坏了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关系。这场战争使美国同它在西欧的一些传统伙伴的关系紧张了，使它同组成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处于敌对地位。同时，这场战争使美国对那个外部世界产生怀疑，虽然美国决不会重新恢复到那种老的孤立主义，但是这个惊魂未定的国家由于害怕出现另一个“越南”，已经放弃了一些全球的责任。越南战争的遗产就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这必然影响到今后的行动。

巴格曼说整个亚洲都认为

### 柬埔寨越南的胜利使中国的威望大大提高

【德新社香港五月三日电】（记者：巴格曼）整个亚洲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共产党朋友的胜利，使它的威望大大提高了。

只要在这两个国家的这场战争（它将作为毛泽东式的革命人民战争而载入史册）进行下去，中国就是丛林中战争前线的可靠后方。

如果没有中国的补给，没有大米供应和外交方面的政治援助，有一件事情本来肯定是不发生的，即料想不到的——即使对胜利者来说也是料想不到的——（金边和西贡的）迅速崩溃。

基辛格曾希望，在越南和柬埔寨并入共产党阵营前的一项“体面的间隔时间”将会稍长

一点。

中国朋友惊人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和美国无法控制这一局面的事实使整个亚洲都感到惊愕。

虽然中国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它的邻国都把它当作一个大国。

华盛顿影响缩小的程度，也是北京影响增长的程度。

### 日报驻美记者文章《西贡以后亚洲的选择，剩下的焦点“朝鲜”，美国总有一天“放弃”》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一日刊登驻华盛顿记者森本写的文章，题为《西贡以后亚洲的选择，剩下的焦点“朝鲜”，美国总有一天“放弃”》，摘要如下：

西贡的陷落不仅带来了所谓解放力量完全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新局面，还有美国在抛弃柬埔寨以后接着又把南越都抛弃了的巨大含义。它将直接间接地对亚洲的力量对比和日本的外交产生严重的影响。下面主要探讨一下东亚由于美国终于无可挽回地从亚洲后撤而将产生的问题。

美国正被越南以后的亚洲政策弄得晕头转向，连自信心都失去了。因为，自从提出尼克松主义以来，美国就打算迟早有一天从越南脱身，减轻它在整个亚洲地区的责任和负担；可是，它想都没有想到会如此快地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赶出越

南。但是，也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楚起来的事情，就是：迄今为止美国的亚洲政策是不分情况一律以“反共不反共”这一点为标准来决定的；可是，今后将要“以各个国家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有多大的重要性”为标准去决定政策。换句话说，今后美国的亚洲政策肯定会从突出意识形态转为突出国家利益，而且会变得很细致，即对象不同则政策内容也不同。

作为越南以后的潮流，在亚洲已经产生两个富有特征的动向。一个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印度支那周围国家的动向，它们表现

出了试图摆脱对美国的依靠而和各共产党国家改善关系的中立主义的倾向。

另一个是朝鲜半岛的形势。美国从亚洲后撤引起了极度的不安，可是福特政权已迅速地重申要保卫韩国和美军继续留驻。朝鲜问题是越南以后亚洲最后一个“冷战的遗物”；可是，从对付北朝鲜和中苏的战略重要性来看，福特政权的立场是不能抛弃韩国。

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国民的情绪和反映这种情绪的国会的动向。据美国的一次舆论调查说，对于“你同意美国在下一个友好国家遭

到武装进攻时进行武装干预吗？”的问题，如果事情发生在韩国，赞成武装干预的仅仅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六十五则表示反对。

美国是世界的领导人这个劲头或说是责任感几乎已消失。而且，也有人认为南越对美国的安全基本上不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放弃”的话，韩国按理也能放弃。并且在国会中，也有议员认为韩国的朴政权和南越的阮政权没有多大差别，主张大刀阔斧地削减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如果北朝鲜看透美国国内这样的动向，按它的愿望下决心进行“武力解放”，那会怎么样呢？也已有人认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也很可能不许美军在韩国进行战斗活动，就这样把韩国放弃掉。因此，据认为，朝鲜问题将成为越南以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致命弱点”。

美报报道  
《美国驻老挝大使馆收缩活动》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五月二日刊登该报外事记者路易斯·西蒙斯一日发自万象的一篇报道，题为《美国驻老挝大使馆收缩活动》，摘要如下：

在这里的北越大使馆庆祝一个非常特殊的五一节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却以一种已成为通常情况的方式从事工作——勤勉地设法收缩美国在老挝的活动。美国驻在这个位于湄公河畔的寂静的行政首都的外交使团，是美国驻在印度支那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机构了。南越和柬埔寨“失陷”于共产党人之手，使驻万象的许多美国外交官感到沮丧。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些日子是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悲伤的日子。”但是早在西贡和金边会向共产党人投降这一点变得明显之前，美国就已开始削减其驻万象使团的规模，改变它过去实际上控制老挝的军事和政府事务的情况而减缩其卷入老挝事务的程度。

在巴特寮和万象右派达成和平协议之前，美国驻在这里的数量庞大的外交人员、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军事“顾问”、国际开发署的官员以及各种各样的辅助人员已削减到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这种削减工作现在仍在继续进行。

为了为今后美国对老挝的援助变到微不足道的那一天预作准备，原先由国际开发署驻这里的使团主持的几个工程项目正在移交给老挝政府。其中包括兴建和维修公路、建造汽车修理厂、开办学校、渔业和林业等项目。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正在一项接一项地移交给他们。”

美国仍然在向右派的王国部队提供军援，但是提供的数量也已减少。使右派军队得以维持的是美国每年三千万美元的军援——这比过去的三亿美元的数额大大减少了。虽然巴特寮争辩说，美国继续用武器、飞机、炸弹和弹药武装王国军队，但是美国人士和右派人士都坚持说，这种援助仅限于“人道方面的”需要，例如提供燃料、医药、口粮、军服和零件。

双方都明确地看到，右派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已不再是巴特寮的对手了。美国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巴特寮攫取老挝全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时间不会太远。

# 路透社评述美国政府在国内外面临的问题

## 美官员认为美国在国外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南朝鲜、中东或西欧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三日电】（记者：纳尔逊）美国官员们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在南越的失败的耻辱，因此警告说，在今后几个月内，如果谁要招惹美国这个国家，那将是危险的。他们说正在谋求恢复其国际声誉的美国将予以坚决的反应——据一位官员说，也许甚至是危险的和难以逆料反应，如果它觉得它的敌人正在设法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展来考验它的决心。

这些官员还觉得，这样一种考验可能不仅在亚洲出现，还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

最明显的潜在的多事地点是南朝鲜，它面对着抱敌视态度的北朝鲜，并且它是由一个在美国国会中几乎没有朋友的政权统治的。

福特政府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在南朝鲜进行一次挑战，目的只是为了估量一下美国的反应。其他的挑战可能出现在中东或西欧——虽然人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葡萄牙选举中成绩不好，而感到松了一口气。

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决心要同苏联和中国缓和。对这里的观察家来说，要

是认为这一立场将会改变，那是不可想象的。

国务卿基辛格主要关注的问题一直是使世界免遭一场核毁灭，这种关注就说明他为什么愿意同苏联和中国和好，而对象古巴和北越这些较小的共产党国家却保持传统的强硬政策。近来他的第二件关注的事是恢复美国盟友对这个国家作为它们的保护国的信心。本月底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组织最高级会议将是实现这个目的而迈出的一步。

但是，他在国外的

问题远远比不上他的国内问题，在国内，美国公众正表现出一些采取新孤立主义的迹象。

除了公众对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表现冷淡以外，福特政府还对人们对基辛格本人的攻击感到不安。

已有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和报纸专栏作家要求他辞职，仍然有一些消息说，福特总统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正在力促总统要他下台。

他们说，基辛格已经失败。他未能解决中东争端，他未能拯救南越，他未能使希腊和土

合众社记者自莫斯科报道说

## 苏对美和其他西方来访者搞阴谋活动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戈登·乔斯洛夫）二十个年轻的美国旅游向导对这样一个警告表示怀疑：苏联可能尝试搞阴谋活动。

一位能说俄语的美国人三个月前说：“这种警告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当时在这帮美国人到达后不久在美国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提出了这个警告。

“现在是缓和时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那太傻了。”

不管傻不傻，这些

向导目前从第一手情况获悉，虽然苏联在搞缓和，但是它仍然在尝试阴谋损害来访的西方人。美国大使馆证实，最近苏方对一个向导搞了暗害活动。这个向导随同美国的一个家庭工艺展览会前来此作六个月的访问。美方已就此事向苏方提出了抗议。

美国人士说，这件事是涉及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黑人，他在塔什干同一个苏联女人发生了关系。苏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带到一家医院，对他询问了两天。

这些人说，苏方

耳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感到满意，他未能改善同拉丁美洲的关系。

他的成就几乎都被人遗忘了。

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都认为他不会辞职，即使存在着任何这样的可能性的话。

如果要辞职的话，那也将在取得一项成就之后——或许是在召开北大西洋公约最高级会议之后，或许是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胜利地结束之后，或许是在今年九月同苏联就战略核武器达成一项新协议之后。

详细地问他和其他向导的家庭出身，受训情况和具备什么条件，并问“他们当中谁是间谍？”

美国官员最后把这个黑人找到了，使他获得了释放。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想渲染这类事情，怕摇晃缓和之船。

美国大使馆的保安人员对所有来到苏联的外交官都作了安全方面的汇报，概述了他们可能碰到的何种圈套。对非外交人员不作类似的汇报。

但是美方要他们报告同苏联人的所有可疑的接触，并警告他们不要同苏联人密切交朋友。

## 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代表第一轮会谈结束

### 双方就开放尼科西亚机场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法新社维也纳五月三日电】今天据这里报道，作为希土两族会谈的结果，两族领导人原则上已达成协议：在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设施由联合国修复后，就重新开放自从去年塞岛战事发生以来一直关闭的这个机场。

这个协议是希族代表克莱里季斯和土族代表登克塔什在维也纳，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主持下举行的会议的唯一具体结果。

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说，由两族代表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后将采取行动重新开放这个机场，供民用客机“充分使用”。

公报又说，第二轮

会谈预定在六月五日到九日之间举行。

公报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最后可能建立的塞浦路斯中央政府的职权问题。公报说，委员会将在第二次会谈期间提出建议。

公报表示，两族领导人未能就下述两个关键问题达成协议：两族的地区的“地理方面”和难民问题。

公报说，对两族的地区和流离失所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塞浦路斯希族人反对把塞岛分为严格的希族区和土族区。

公报说：“已提出了若干原则立场，概述了某些具体建议。还提

【合众国际社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五月三日电】（记者：理查德·勒纳）福特总统今天说，美国在越战后的年代里必须清楚地表明，它将加强各个联盟，在继续谋求和平的时候能够支持这些联盟。

福特是在作为大西洋舰队的总部的诺福克海军基地上在全国第二艘，也是最大的一艘新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投入现役后在这艘船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尼米兹号”是在一个光明的时刻参加舰队的，在这个时刻，需要我们明白地表现出加强同两大洋彼岸的盟国的联系和争取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的决心。”

从华盛顿到这里来参加这一仪式的福特说，这艘“由美国制造和美国人操纵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力量和决心的具体的象征。对大家来说，这艘大型的舰只是表明我们忠于朋友和盟国以及我们维护这些义务的能力的明显的证据”。

自六十年代“企业号”制成以来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是以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的。尼米兹死于一九六六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应邀参加“尼米兹号”（由两个核反应堆推动的九万五千吨的舰只）入役仪式的有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海军部长米登多夫和海军作战参谋长霍洛韦。它将有六千多名舰上人员，能够停降约一百架战术飞机。

【美联社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五月三日电】福特总统今天使核发动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开始服役，他把这艘世界上最大的军舰说成是明显的证据，证明美国能够履行它对朋友和盟国承担的义务。

福特在讲话开始时说：“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将继续是强大的。我们将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将继续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在他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中加上了这些话，在讲话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介绍总统时说福特发出了“响亮的呼声”，要求明确无误地表明，“美国将在全世界维持军事均势”。美国将提供必要的资源来使这个国家“的地位不亚于任何人”。

联合国使用。

他又说，把机场的行政权移交给两族代表的问题只能“由他们以后举行的讨论”予以安排。

他说，委托联合国修复机场——在塞岛去年的战斗中该机场只遭到了轻微破坏——一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瓦尔德海姆是在克莱里季斯和登克塔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他俩说，他们将在尼科西亚举行会谈，为六月五日到九日他们同瓦尔德海姆一起在维也纳举行的下次会晤进行准备。

他俩都希望这次新会晤产生“更为具体的结果”。他们又说，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谈将主要集中在难民问题上。

朱姆沃尔特要求美国国会增加国防拨款

说否则美很可能将在一场同苏联的战争中输掉

【合众国际社纽约五月三日电】前海军作战参谋长朱姆沃尔特今天说，除非国会增加它的国防拨款，否则美国很可能将在一场同苏联的战争中输掉。

这位退伍的海军将军强调说，这两个国家“是十分明智的”，因而不会进行一场战争，但是他又说，如果要爆发敌对行动的话，美国就会遭到“几乎是肯定的失败”。

朱姆沃尔特是在工业民主联盟的第七十届年会上讲话的。他说：“国会在它的预算方面是如此的吝啬，以至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抵抗苏联。”朱姆沃尔特说，俄国基本上是一个陆地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世界岛屿”，其生存依赖于海军力量。

他说，自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海军能力一直在削弱，现在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可能保持对水道的控制。

朱姆沃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军事地位变化了，这已助长苏联人加紧努力在世界各地取得一个立足之地。

朱姆沃尔特说，只要国会在目前的一千零四十亿美元的拨款上增加十亿美元，俄国人就会开始谨慎行事。





## 曼 斯 菲 尔 德 访 华 报 告

##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

在沿海可能存在的蕴藏之外，中国还有非常有希望的内陆含油盆地。事实上，陆地勘探现在仍是主要重点。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的蕴藏量的估计一直在往高处修改。中国究竟会有多少油，即使是约略的数字现在也还没有。不过普遍的看法是其蕴藏量是很大的。

我被告知中国的油产量现在“相当于阿尔及利亚的幅度，也许稍微多一点”。中国的产量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率递增。如果保持这个比率，到一九八四年，产量将推进到四亿吨以上，而在一九七四年，估计是六千万吨多一点，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石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售与日本五百万吨原油，大约挣了四亿五千万美元，据说一九七五年要给一千万吨。卖给菲律宾和泰国的数量稍小一些。有传说，中国建议向美国公司出售石油。中国一九七五年的石油出口预计要在一九七四年的水平上翻上一番，并在新的产品出来之后，继续上升。产量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缺乏设备和运输能力。

下面是一份最新的分析的摘要，它对中国石油输出的潜力提出了一些恰当论点：

在秦皇岛和青岛港口建筑新的处理石油的设施；购进疏浚设备以便使中国港口深到可以容纳载重五万吨以上的、为出口原油之用的大型油船——这一切说明北京有计划在今后五年中要大幅度扩大石油出口。中国远洋轮船中油船的吨位在过去一年中已经翻了一番，目前总计差不多有二十万吨载重量。

一九八〇年出口五千万吨原油的指标看来是可行的。即使没有沿海油田的投产，蕴藏量也是足够的。如果生产加速度增长，或即使只是以百分之二十二的比率增长——这是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二年取得的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八〇年可以出口五千万吨，而仍然能绰绰有余

\* \*

## 沙 撈 越 《诗 华 日 报》专 论

## 《从“政治艺术”看中国释俘前后种种》

【本刊讯】沙撈越《诗华日报》四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署名“布夫”的专论，题为《从“政治艺术”看中国释俘前后种种》，摘要如下：

最近一个多月来，马来西亚与外国报章多有刊布有关中国释放台湾中国国民党战俘的种种新闻报道，至今犹然余波未靖，颇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中国“释俘”事件是一桩国际性的“外邦”事情，但其中多有值得吾人“欣赏”之处，也尽多给予吾人对人生立身处事，以及一般搞政治、玩政治的“有志”之士，作为借鉴参考的地方。所以容得一评一述。

其中获中国当局特赦释放后愿意回台的将校十人，迄今犹然“无法”回台，滞留香港。

我们以“第三者”的最初看法：中国这次释俘，首先引以为奇的是依照国际公法有关战俘的处置规定，待战争

行为结束后，可由双方或第三者（如国际红十字会）谈判安排释俘事宜。

然而，目前中国在内政上北京与台北的“战争状态”尚未中止，而中国竟然提前释俘，这不仅是“奇事”，同时也表示中国确是诚意履行联合国机构下对战俘处置的法律规范，表现得够光明正大。不仅如此，还有“奇中奇”的奇异表现，被释的战俘可以自由选择回到目前仍处于“敌对政权”的对方去，并且还可以随时再回来，仍以公民对待。吾人于此先不问实质如何，总之，从表象看来，中国对台湾战俘的处理手法堪称是磊落、漂亮、博大与仁厚兼而有之。也可说“政治艺术”的彩笔，对这幅“释俘画图”描绘得够精彩动人！

我们最先的估计，一定以为台湾会命令它的驻港机构，在九龙罗湖车站，派上专人予遣

地来利用石油对经济进行现代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需要的石油量在不断增加。所以出口的潜力可能不会象乍一看那样多，然而数量还应该是可观的，因为中国人对能源或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都是不浪费、不铺张的。的确，如果美国在使用石油方面能采取中国做法的那怕是一部分，这个国家也就会自给而有余。

中国的能源百分之八十产自煤块，而煤的储藏量估计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每省都有一些煤，和石油一样，煤大部分还未开采，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物资赚取外汇。

## 美 中 贸 易

讲到美中贸易，在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以前，两国之间并无直接的商务，而且多少年来美国各项政策是，甚至对这样的贸易也要加上一项补充性的抵制。“上海公报”扭转了这个局面，如下文所述：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随着打开门户，一九七二年实现了总额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贸易，其中美国对华输出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美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总数为七亿四千万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总数是九亿三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出口八亿一千万美元，进口一亿二千万美元。这样，从对华贸易看，我国仅次于日本。

不无有其“道理”，但在第三者以“政治艺术”眼光分析，那台湾这套做法与“艺术笔法”就太差劲了。

试想，如果台湾在战俘一走出中国国境，马上就派人接待护送登上飞机，而不叫他们住在中国的“中国旅行社”招待的旅馆里，他们那有余暇机会大吐台湾的苦水？

再说，纵是这十名被释的战俘受中国利用而作统战宣传，难道台湾不可掉转来利用战俘作“反统战”宣传吗？《三国演义》上的“蒋干盗书”的故事，难道台湾当局都不知道吗？威特曼早在二十五年前就代表美国杜鲁门总统

香港《虎报》报道

## 《前战俘将受到台北的一个小组的甄别》

【本刊讯】香港《虎报》五月三日以前，曾报道到台北的一个小组，将派出一个特别小组，甄别别中国战俘的十名前国民党军官。然后才允许他们同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团聚。这个小组将包括反间谍专家和国民党军队和政治机构中的元老。这些元老曾同这些前战俘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被俘前共事过。将参加这个小组的某些文职人员，昨天说，这是台北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对共产党可能进行渗透的预防。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弄清这十人是否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并了解他们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这些人士说，最重要的是，解他们去台湾的真正目的，因为其中有些人那里显然没有亲属。都交了这些人士申请表，开始对这些申请和人员申请表进行甄别。

可是，半句以来，台湾对它的“战俘”，既未事先安排接待“归队”，复再嘱彼等依“难民”身份个别“依法”申请（须有在台将官以上的担保人），终至严责十名战俘“竟在香港连日发表取悦中国共产党放肆的言论”，而指称战俘“被利用作为工具，替共党统一战线的宣传”云云。

乍听起来，似乎也

人所持的看法是：“短期来说，这个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行的。”从中国的进口可能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不过主要的货品将仍然是一些经济上处于软弱地位的消费品，诸如纺织品、猪鬃、工艺美术品。一个中国商业代表团今年晚些时候将要访问美国，研究向我国扩大出口的前景。许多美国商人现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广州交易会。一九七四年秋天有三百五十人参加。合乎情理的是美国的这支队伍在人数上仅次于日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人对美国运交的小麦有一种人们称为T C K小麦黑穗的霉菌提出意见。对玉米和大豆的质量也有意见。

除非在贸易上有新的安排，如美国出售它先进的技术设备换取中国石油，一九七五年后的美中贸易会有重大削减。要是贸易如预期那样缩小，它不会是由中国人作出的一项政治性决定的结果。它部分地将是美国没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中国出口物资的结果。必须注意到，美国并不是向中国输出农产品的传统供应者，而过去两年大部分美国卖给中国的物资却是这些商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显然更能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管怎样，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增长。有迹象表明中国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停止购买美国的粮食。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得到最惠国税则的待遇，这一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贸易中的不平衡。举例说，中国出口的玩具要课以百分之七十的税金，对大部分其他国家是百分之十五；地毯是百分之四十五，对其他许多国家是百分之十五。

(十四)

\* \*

大骂台湾国民党政权是“无能”；时隔二十五年的今天，在此事的处理上，益加显得“无能”之至。

常识告诉我们，对“敌方或对方”间谍人员，只怕不知道他（她）的真面貌与真姓名；一旦知其名、识其貌，就不难防制其活动。

此事，退一百步来说，纵是这十位被释战俘，个个都是中国统战的“间谍”，他们既经亮了相以原人原貌去台，难道在“警察国家”的台湾，竟无法应付这十名间谍吗？拒之入境，实自暴“无能”弱点。

更何况，台湾至今

犹大喊是遵循孙中山“博爱”精神的，是恢复在中国“仁义”道统的，是……而今连十个过去为它效忠尽死的，被囚禁二十五年以上获释的“同志”战俘，竟作如此非人道、非义气、乖悖人情人性的对待，试想这种“政权”不遭它的人民唾弃才怪！

政治亦是艺术，艺术的彩笔，在有些人运用起来就能笔如游龙，彩飞墨舞，令人惊羨不止；但在蠢拙者手中的政治彩笔，则是图鸦一团糟，“画虎反类犬”，得不成形象。

释迦牟尼说：“一切有为法，均作如斯观”。信哉斯言！

## 曼 斯 菲 尔 德 访 华 报 告

##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

在沿海可能存在的蕴藏之外，中国还有非常有希望的内陆含油盆地。事实上，陆地勘探现在仍是主要重点。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的蕴藏量的估计一直在往高处修改。中国究竟会有多少油，即使是约略的数字现在也还没有。不过普遍的看法是其蕴藏量是很大的。

我被告知中国的油产量现在“相当于阿尔及利亚的幅度，也许稍微多一点”。中国的产量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率递增。如果保持这个比率，到一九八四年，产量将推进到四亿吨以上，而在一九七四年，估计是六千万吨多一点，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石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售与日本五百万吨原油，大约挣了四亿五千万美元，据说一九七五年要给一千万吨。卖给菲律宾和泰国的数量稍小一些。有传说，中国建议向美国公司出售石油。中国一九七五年的石油出口预计要在一九七四年的水平上翻上一番，并在新的产品出来之后，继续上升。产量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缺乏设备和运输能力。

下面是一份最新的分析的摘要，它对中国石油输出的潜力提出了一些恰当论点：

在秦皇岛和青岛港口建筑新的处理石油的设施；购进疏浚设备以便使中国港口深到可以容纳载重五万吨以上的、为出口原油之用的大型油船——这一切说明北京有计划在今后五年中要大幅度扩大石油出口。中国远洋轮船中油船的吨位在过去一年中已经翻了一番，目前总计差不多有二十万吨载重量。

一九八〇年出口五千万吨原油的指标看来是可行的。即使没有沿海油田的投产，蕴藏量也是足够的。如果生产加速度增长，或即使只是以百分之二十二比率增长——这是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二年取得的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八〇年可以出口五千万吨，而仍然能绰绰有余。

\* \*

## 沙 撈 越 《诗 华 日 报》专 论

## 《从“政治艺术”看中国释俘前后种种》

【本刊讯】沙撈越《诗华日报》四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署名“布夫”的专论，题为《从“政治艺术”看中国释俘前后种种》，摘要如下：

最近一个多月来，马来西亚与外国报章多有刊布有关中国释放台湾中国国民党战俘的种种新闻报道，至今犹然余波未靖，颇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中国“释俘”事件是一桩国际性的“外邦”事情，但其中多有值得吾人“欣赏”之处，也尽多给予吾人对人生立身处事，以及一般搞政治、玩政治的“有志”之士，作为借鉴参考的地方。所以容得一评一述。

其中获中国当局特赦释放后愿意回台的将校十人，迄今犹然“无法”回台，滞留香港。

我们以“第三者”的最初看法：中国这次释俘，首先引以为奇的是依照国际公法有关战俘的处置规定，待战争

行为结束后，可由双方或第三者（如国际红十字会）谈判安排释俘事宜。

然而，目前中国在内政上北京与台北的“战争状态”尚未中止，而中国竟然提前释俘，这不仅是“奇事”，同时也表示中国确是诚意履行联合国机构下对战俘处置的法律规范，表现得够光明正大。不仅如此，还有“奇中奇”的奇异表现，被释的战俘可以自由选择回到目前仍处于“敌对政权”的对方去，并且还可以随时再回来，仍以公民对待。吾人于此先不问实质如何，总之，从表象看来，中国对台湾战俘的处理手法堪称是磊落、漂亮、博大与仁厚兼而有之。也可说“政治艺术”的彩笔，对这幅“释俘画图”描绘得够精彩动人！

我们最先的估计，一定以为台湾会命令它的驻港机构，在九龙罗湖车站，派上专人予遣

地来利用石油对经济进行现代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需要的石油量在不断增加。所以出口的潜力可能不会象乍一看那样多，然而数量还应该是可观的，因为中国人对能源或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都是不浪费、不铺张的。的确，如果美国在使用石油方面能采取中国做法的那怕是一部分，这个国家也就会自给而有余。

中国的能源百分之八十产自煤块，而煤的储藏量估计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每省都有一些煤，和石油一样，煤大部分还未开采，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物资赚取外汇。

## 美 中 贸 易

讲到美中贸易，在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以前，两国之间并无直接的商务，而且多少年来美国各项政策是，甚至对这样的贸易也要加上一项补充性的抵制。“上海公报”扭转了这个局面，如下文所述：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随着打开门户，一九七二年实现了总额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贸易，其中美国对华输出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美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总数为七亿四千万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总数是九亿三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出口八亿一千万美元，进口一亿二千万美元。这样，从对华贸易看，我国仅次于日本。

不无有其“道理”，但在第三者以“政治艺术”眼光分析，那台湾这套做法与“艺术笔法”就太差劲了。

试想，如果台湾在战俘一走出中国国境，马上就派人接待护送登上飞机，而不叫他们住在中国的“中国旅行社”招待的旅馆里，他们那有余暇机会大吐台湾的苦水？

再说，纵是这十名被释的战俘受中国利用而作统战宣传，难道台湾不可掉转来利用战俘作“反统战”宣传吗？《三国演义》上的“蒋干盗书”的故事，难道台湾当局都不知道吗？威特曼早在二十五年前就代表美国杜鲁门总统

香港《虎报》报道

## 《前战俘将受到台北的一个小组的甄别》

【本刊讯】香港《虎报》五月三日以前，曾报道到台北的一个小组，将派出一个特别小组，甄别别中国战俘的十名前国民党军官。然后才允许他们同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团聚。这个小组将包括反间谍专家和国民党军队和政治机构中的元老。这些元老曾同这些前战俘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被俘前共事过。将参加这个小组的某些文职人员，昨天说，这是台北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对共产党可能进行渗透的预防。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弄清这十人是否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并了解他们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这些人士说，最重要的是，解他们去台湾的真正目的，因为其中有些人那里显然没有亲属。都交了这些人士申请表，开始对这些申请和人员申请表进行甄别。

可是，半句以来，台湾对它的“战俘”，既未事先安排接待“归队”，复再嘱彼等依“难民”身份个别“依法”申请（须有在台将官以上的担保人），终至严责十名战俘“竟在香港连日发表取悦中国共产党放肆的言论”，而指称战俘“被利用作为工具，替共党统一战线的宣传”云云。

乍听起来，似乎也

人所持的看法是：“短期来说，这个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行的。”从中国的进口可能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不过主要的货品将仍然是一些经济上处于软弱地位的消费品，诸如纺织品、猪鬃、工艺美术品。一个中国商业代表团今年晚些时候将要访问美国，研究向我国扩大出口的前景。许多美国商人现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广州交易会。一九七四年秋天有三百五十人参加。合乎情理的是美国的这支队伍在人数上仅次于日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人对美国运交的小麦有一种人们称为T C K小麦黑穗的霉菌提出意见。对玉米和大豆的质量也有意见。

除非在贸易上有新的安排，如美国出售它先进的技术设备换取中国石油，一九七五年后的美中贸易会有重大削减。要是贸易如预期那样缩小，它不会是由中国人作出的一项政治性决定的结果。它部分地将是美国没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中国出口物资的结果。必须注意到，美国并不是向中国输出农产品的传统供应者，而过去两年大部分美国卖给中国的物资却是这些商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显然更能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管怎样，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增长。有迹象表明中国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停止购买美国的粮食。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得到最惠国税则的待遇，这一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贸易中的不平衡。举例说，中国出口的玩具要课以百分之七十的税金，对大部分其他国家是百分之十五；地毯是百分之四十五，对其他许多国家是百分之十五。

(十四)

\* \*

大骂台湾国民党政权是“无能”；时隔二十五年的今天，在此事的处理上，益加显得“无能”之至。

常识告诉我们，对“敌方或对方”间谍人员，只怕不知道他（她）的真面貌与真姓名；一旦知其名、识其貌，就不难防制其活动。

此事，退一百步来说，纵是这十位被释战俘，个个都是中国统战的“间谍”，他们既经亮了相以原人原貌去台，难道在“警察国家”的台湾，竟无法应付这十名间谍吗？拒之入境，实自暴“无能”弱点。

更何况，台湾至今

犹大喊是遵循孙中山“博爱”精神的，是恢复在中国“仁义”道统的，是……而今连十个过去为它效忠尽死的，被囚禁二十五年以上获释的“同志”战俘，竟作如此非人道、非义气、乖悖人情人性的对待，试想这种“政权”不遭它的人民唾弃才怪！

政治亦是艺术，艺术的彩笔，在有些人运用起来就能笔如游龙，彩飞墨舞，令人惊羨不止；但在蠢拙者手中的政治彩笔，则是图鸦一团糟，“画虎反类犬”，得不成形象。

释迦牟尼说：“一切有为法，均作如斯观”。信哉斯言！